

欢迎投稿:qlwbdz@163.com

错了就改

●8月30日A13版《农户家中挖出28300枚火雷管》第一段:“箱子里全是废弃火雷管,具体数量不祥。”“不祥”应为“不详”。

●8月30日A29版《飓风“艾琳”是被“吹”出来的?》第一段:“随着带风暴‘艾琳’28日晚抵达美国和加拿大边境并进一步减弱为温带气旋”,句中“带风暴”应为“热带风暴”。

●9月1日B2版《艰苦岁月求学路》第二栏:“那时候家庭生活拮据”,“拮据”应为“拮据”。

●9月1日A22版《杨澜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文中“因为‘郭美美事件’公众对慈善事业的信心开始动摇”,“公众”应为“公众”。

●9月1日A25版《韩国队信心满怀》第二栏:“韩国队上下的心里还是有一定优势的”,“心里”应为“心理”。

●9月3日A14版《恶战在即 轻装上阵》第二栏:“他们有五个队员停赛了”,“他们”应为“她们”。

●9月4日A5版《用个干扰器 偷了百余万》“调查抓捕”部分第二段:“顺便进行作案采点”,“采点”应为“踩点”。

(感谢读者陶玉山、郑淑珍、周广清、邵明武、周而复始、赵连英的批评指正)

评报员之窗▶▶

杨岩刚:8月31日A4版《喝岩缝水生存,听钻探声坚守》,一篇感人泪下的报道。生命,在最需要坚持的时候,被困的矿工用行动创造了奇迹。他们在死亡的边缘上重回到太阳照耀的大地上,我们怎能不为之感动,不为之幸福?

读者:8月31日封面说矿工被救才是奇迹?根本不是什么奇迹,分明是彻头彻尾的一场灾难。他们还是经历了生死考验,这样的奇迹谁愿意享受?别再把灾难当政绩描述了。

编辑者说:灾难毕竟是发生了,救人的和被救的,都让我们感动和震撼。联系到“这是个奇迹,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的那场事故,坚持的矿工被救了,这就是个奇迹,我信了。

程占新:9月1日A10版《吃完“喜宴”却进了医院》,现在人们动不动就摆宴,生孩子、孩子百日、搬家、上学,凡事有借口就有宴请。更为严重的是,人们

根本吃不掉丰盛筵席上的大多数饭菜,最后都倒掉了,浪费现象严重。这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的一个严重陋习。

编辑者说:饭店的名字叫“桃园美食”,名字起得好但事情做得烂。8月28日吃饭中毒,31日还有人打吊瓶,中毒状况应该比较严重。但正如读者所言,每有喜事,必须宴请,人数上百,这又何必?!

李玉美:9月2日A16版《“是我们误会了,我们不会做骗钱的事”》能还司机师傅的清白我们就放心了。是呀,如果不是车上的监控,司机师傅的清白就难说了。老人年龄大了,撞晕了情有可原,但也难以抚平被诬陷者受伤的心灵。

编辑者说:这起新版“彭宇案”以这种方式结尾是再好不过的。但现在把全部误会归结到老太太的糊涂上,未必符合事实。从现场录像看,老太太不糊涂,也未必就是被车撞倒的。至少不是被这辆客车撞倒的,

这一点她始终是明白的。

张洪雷:9月5日A7版《新生入园,每人要买27件校服》,孩子长得快,一件衣服顶多穿两年,27件衣服,孩子能穿几件?可见,幼儿园收费到了疯狂的地步。这些高价乱收费的幼儿园占据了优质的学前教育资源,还与政策和监管的缺位有关。当前很多地方将公办幼儿园推向市场,但相应的管理没有跟上,幼儿教育的公益性严重削弱。

编辑者说:凭良心讲,如果这27件衣服物美价廉,让孩子统一着装也没什么不可以,但事实上,这些所谓“校服”往往都是有害健康的劣等货。举国上下,极少例外。一方面是赚黑心钱,一方面是置孩子们的健康于不顾,这才是问题所在。

杨岩刚:9月5日A3版《汽车撞来,民警舍身救嫌犯》,关键时刻,民警的行为,让读者十分敬佩,但是嫌犯的举动,却让人有点心寒,十余名围观者更是无动

于衷,在那儿看热闹,确实让人民警察很尴尬,作为公民,关键时刻,我们也可以为人民警察做点什么,这一点,值得深思。

编辑者说:盗亦有道,自古皆然。警察做出了正确选择,这些盗贼却很不得道,不是什么好贼。

张洪雷:9月6日A4版《假古董被专家评估出24亿》。鉴定“古董”的都是些德高望重的专家,这些人平日道貌岸然,拿着高额的鉴定费用,却办隔着玻璃去鉴定“古董”的骗人勾当。胡乱估计“古董”价值,他们的责任何在?他们的良心何在?这个社会我们还能信什么?

编辑者说:从稿件内容看,至少北京中博雅鉴定委员会主任牛福忠,世界书画家联合会主席王文祥知假造假,都是骗子无疑。杨伯达、史树青,这都是中国鉴定界的泰斗,收下鉴定费,他们照样也可以胡言乱语。唉,文化界、收藏界,那真是骗子畅行无阻的地方啊!

读者评报▶▶

补偿这么多?

9月5日B5版《一座小镇的“十年轮回”》,文中说“最近几年给农民最高补偿价的是山大青岛校区了,每平米加上地上建筑物补偿达到7万元”,如此高的补偿价可能吗?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不信。

读者 徐连泉

由于稿件在最后时刻临时修改,我习惯性地填上了“每平米”,应该是每亩土地地价加上地上建筑物补偿为7万元。我的失误,非常抱歉。

记者 张榕博

不应在网吧

9月4日A5版《见女网友惨遭算计》第二段说:“两人一块来到网吧上网……女方向李刚询问是否可以用锁锁住其下身”。网吧是公共场所,李刚怎么会在此被女网友锁住下身?从案例分析,事情不是发生在网吧,而是在某个隐蔽的场所。

读者 吴敏

李刚包了网吧的包间,而包间是和网吧公共空间相隔离的,所以才发生了李刚下体被锁的事件。原稿中未说明,致歉。

记者 牟张涛

电话不真实

8月30日A9版《从撞车到抽血,一直呼呼大睡》最后一段说:“由于醉酒司机根本没法配合工作,无奈交警最后又拨打了119救助电话”。119是火警电话,救助醉酒司机应拨打110或120,交警应该知道这个常识。这里所写119电话,估计是其他电话的笔误。

读者 吴敏

当时110和120都到了现场,但汽车变形很厉害,无法把司机弄出来,所以打了119。

记者 马瑛



策划人的灵感

作者:克劳斯·布里汀(德国) 翻译:猫罗

当电话铃声响起时,罗曼·费德正兴味索然地翻看某电视明星寄来的文法不通的手稿。虽然把这东西扔回柜子上花了点时间,这位出版策划人还是及时接起了电话。说不定来咨询合作的,就是未来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呢!

“请问是费氏工作室吗?您好,我名叫伊丽莎·莱布肖恩。您是从事出版业的,是吧?我写了一本书,我的意思是,诗歌和故事集,它在我亲友圈子里评价很好,那么……”

“不好意思,您的名字是?”费德问着,第六感让他觉得,对诺奖得主的等待看来是得持续下去了。

“莱布肖恩,伊丽莎·莱布肖恩,我只是想问一下,我要把草稿寄给您,是吗?或者最好登门拜访您,因为当然……”

“诗歌和故事?”费德打断了她。伊丽莎·莱布肖恩有点失望,这个人看起来还没有意识到她的作品的文学价值,因此她用更加确定的语气强调说:“当然不是打油诗和通俗段子,而是富含情感的抒情诗,书写爱、忠诚以及……”

“诗或者故事的话,如今可没什么人愿意读了。除非您已经众所周知,名声在外!您多大年纪了?”

伊丽莎·莱布肖恩似乎有些害怕,犹豫不决地答道:“58岁。”

“头发颜色?”费德继续问道。

“棕色,夹杂些灰色。”

“不不不”,费德嚷道,“那我看是没什么机会了。对于诗集,当今的出版商们只想推那种轻浮的浪子,至多25岁,金发、红发或者黑发。”

伊丽莎·莱布肖恩呆住了。

“您好?还在听吗?”这位策划人在听筒另一端喊道,“要不您写本小说吧!”

“小说?”伊丽莎·莱布肖恩重复道。

“对!”

“皮切尔那种的?”这个未来作家满怀希望地追问。

“不不不,康瓦尔的味道已经过时了,但意大利风情总是时髦的,葡萄牙也可以。遗憾的是,您并不是北欧人。这种风格目前市场上很畅销,因为某种忧郁感,您懂懂?”

“我是个……盖尔森基兴人。”莱布肖恩吞吞吐吐地说。

“盖尔森基兴。”叹气声从费德牙缝里传出,“盖尔森基兴……那您何不写个惊悚小说,发生在以前矿山中的那种。失业的工头在他漂亮女儿的协助下把以前的人事部主管诱骗到废弃矿井中——其余部分信手拈来!”

“可我对惊悚小说一点也不在行。”伊丽莎·莱布肖恩说。

“那您就写一写工业区的浪漫爱情故事吧,当然肯定不是矿工,而是关于那些IT精英的。这种雅痞为大老板女儿的垂青而奋斗,再加一些见不得人的幕后交易——或者房地产生意,职场波谲——得到这个姑娘的人,也会得到副董事长的位子,当然当然,鲁尔区的足球也不可或缺。”

“但我根本不懂足球啊!”伊丽莎·莱布肖恩急忙喊道。

“不一定要懂,但沙尔克和多特蒙德您总听说过吧?”费德提高嗓门继续说,“然后,大老板侄子的某个表兄弟,是沙尔克的拥趸,与千金小姐秘密相恋。而多特蒙德的某个前锋也对这位小姐一见钟情,一见钟情!鲁尔区德比到来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真是信手拈来!”

“接下来会发生些什么?”伊丽莎·莱布肖恩斟酌着问。

“接下来的故事编起来真的毫无难度了!”费德有些声嘶力竭,“上帝,我到底还要跟您说多少灵感?那我还是亲自动手把它写出来吧!”

艾丽的发现

作者:杰奎琳·亚当斯(美国) 翻译:班超

艾丽信步走进花园,看见房东布里奇正跪在地上种三色堇。上周,艾丽和父母刚刚搬进布里奇家后院的房子。

艾丽安静地看着这个慈祥的老奶奶,直到她抬起头问,“艾丽,你为什么不高兴?”

“这里没有小孩和我一起玩。”艾丽撅着嘴说,“我没有任何事情可做。”

布里奇眨了眨眼睛,说,“听起来,你很像以前住在这里的一个小女孩。”

“是吗?她是谁?”

“她叫芮琪。”布里奇小姐说,“她总是抱怨没有小伙伴和她玩。”

“芮琪无聊的时候都做什么?”艾丽好奇地问。

“她去后院雨棚旁边的花园里栽花。”布里奇回答。

艾丽朝雨棚望了望,那里长满了杂草。“我也能去那儿栽花吗?”

布里奇把一把铲子和一箱三色堇放到艾丽手上,说,“请马上开始吧!”

“谢谢!”艾丽高兴地说。

在下午的时间,艾丽拔除杂草、挖坑、栽三色堇,忙碌个不停。栽花的工作很累,不过,当艾丽看到自己种下的那一排排蓝色和黄色的三色堇迎风跳舞时,她开心地笑起来。只是,没有芮琪分享这一切太遗憾了!

第二天,艾丽给三色堇浇完水后,又不知该做什么了。她穿过庭院,走进花园。布里奇正坐在一张藤椅上

专心地看书,艾丽安安静静地站在她身旁,直到她抬起头。

“芮琪无聊的时候还做什么?”艾丽问道。

“她去花园写诗。”布里奇小姐回答,“嗯,她有一首诗还在学校的诗歌比赛上获奖了呢!”

阳光下,艾丽眯缝着眼睛,心想获奖的感觉一定很棒。“可是我不知道怎样写诗。”她说。

布里奇眨了眨眼睛,说,“最好的学习写诗的方法就是读诗。”她把手里的诗集递给艾丽。

“谢谢!”艾丽说。

艾丽趴在三色堇旁的草地上读诗。不一会儿,她突然有了灵感,立刻抓起铅笔把诗句写到纸上。经过几番修改,艾丽终于写成了一首好诗,虽然还没好到能在诗歌比赛上获奖的程度,但是她自己很满意。“只是,芮琪不在这儿真是太遗憾了,不然,我们可以读彼此写的诗,交流心得。”艾丽想。

第二天,艾丽给花浇水、写新的诗,之后,她又不知道该做什么好了。她穿过庭院,走到布里奇家的门前,轻轻敲了敲门。

“芮琪无聊的时候还做什么?”布里奇打开门后艾丽问。

“她去雨棚玩,她把那儿当成自己的家。”布里奇回答,“芮琪把茶杯和盘子搁在一个书架上,就在那里吃午餐。”

艾丽看了看雨棚,又看了看布里奇,“我也可以去雨棚玩吗?”

布里奇眨了眨眼睛,说,“反正雨棚里也没有什么会伤到你,或者被你损坏的东西。”她把一串钥匙从门上取下来,交给艾丽。

“谢谢!”

艾丽欢跳着朝雨棚跑来。雨棚里,除了墙角的一张老木椅和书架上的一些落满灰尘的盒子,别无他物。多么完美的一个俱乐部呀!只是,芮琪不在这儿真是太遗憾了。“也许芮琪把她的杯盘放在这些盒子里了。”艾丽想,“布里奇说这里没有什么能被我损坏的,那么,她可能也不介意我偷偷地往盒子里瞄一眼!”

艾丽打开盒子,看到盒里躺着一个锈迹斑斑的小奖杯,奖杯上还刻着一行字——诗歌比赛第一名,芮琪·布里奇,1937年。

艾丽出神地盯着奖杯,一丝微笑在她脸上慢慢绽开。

艾丽放下奖杯飞奔回家,取出两个花生黄油果酱三明治、两个大红苹果和两瓶果汁。她带着食物穿过庭院,走到布里奇小姐家门口。

当布里奇打开门时,艾丽昂起头对她说道,“我想知道,芮琪是否愿意和我去雨棚共进午餐?”

布里奇的眼睛闪出一抹光亮,“我想她非常愿意!”然后,她们一起穿过院子,走向雨棚。



编辑:李皓冰
邮箱:linhaoing@qlwb.com.cn